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81n1569

五燈嚴統解惑編

明　通容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復武林越州諸縉紳書
  - 又復武林諸縉紳書
- 卷目次
  - 1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569
五燈嚴統解惑篇

徑山興聖萬壽寺沙門　通容　述

五燈嚴統刻行矣，而洞下有三宜公及遠門輩各著書刊布，一謂明宗正譌，一謂摘欺說，一謂闢謬說，以共攻同抗，阻抑此書使勿行。約其三人之立意，謂予因仍舊典，以天皇、天王兩人歸於青原、南嶽派下，遂鼓予改易龍藏是無君之過，顧此可勝惜其昏且惑也。殊不知予所宗者，有唐兩巨儒丘玄素及符載公，為二大禪師所作之文，以記其出處顛末，可謂金石之書，不刊之典，編於佛祖通載中。且通載一書，久入神京，　皇藏我字函中，普天之下，靡不流通，所以古今皆崇尚其說，用以考據辨文，藉為定論，始明天王與天皇各屬一宗，而涇渭從此得清也。三宜公見予因仍舊典，不能深加博考，反謂予改易龍藏是無君之過，則汝以龍藏中所存佛祖通載，亦不肯尊隆其說，而且東引西援，千言萬語，貶駁二公及古今諸大老公論，叱為偽且謬，呵為是邪是欺，不勝橫恣，略無忌憚。如此排訕，非惟不尊龍藏，亦且闢毀　俞旨，則無君之罪，又當何如耶？

今不惜齒頰，為汝分疏其意。蓋三教書史之板，刊藏於內府，以冀其不朽，使後人無能移動，得彌遠弘通，亦且使依從皆有舊製，出處可推詳討論。所以自古三教有頒降之書，如廣弘明集中所載，累朝歷代有無量名目，多賴　帝王以存不遺。所以太常、太史、東觀、延閣，永久常存，正以備國君顧問近臣，便於考對，頒行學宮，流通天下，使遠域近陬，無不見聞。或考文、考義，并考事跡，三者若有闕陷，亦任人推詳修補。即其文之繁衍者，何曾禁人刪芟？即其義之未安者，何曾禁人辨論？乃至見其人與事跡有差謬者，亦何曾禁人考訂？以故著書立言，行於世間，總不出此數種損益，而作經緯以定裁成。此世出世間內外經史所由來，任人裁製，朝廷功令不曾禁之大概也。

如宋明教嵩禪師上　仁宗皇帝疏云：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所謂禪宗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謬，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謬者，若傳燈錄之類，皆以眾家傳記與累代長曆校之修之，垂十萬餘言，編成其書，命曰傳法正宗記。可見縱大藏中是經是傳，亦有詳略正謬之各別，全不曾禁人取斥修之校之，而折衷成文於其間也。

又如國史春秋以前，固不必論，嗣後有十七史之撰述，其間刪纂批評，縱橫所見，代代有之，而呂東萊之詳節為最著，即綱鑑一書，實繁多莫紀，議論錯出，末後得朱氏綱目、劉氏前編、司馬氏資治通鑑，其損益始定，流播於今坊間，不啻數十種，顧於秘閣之板，曾無以功罪議之者，而謂改易大藏乎？若竊取其板，擅自改易，則罪在冐死於不曾禁之功，令敷文演義，以修其不足，補其未逮，便謂改易大藏，則從上是僧若儒，博達高人，亦多皆依內典，著書立言，特加分釋，商確淄澠，皆坐其罪可乎？

今將道原所修景德傳燈錄及明教嵩傳法正宗記與大川五燈會元彼此一較，則詳略之旨有天壤之異。葢傳燈與正宗記雖入在藏中，約二種書總四十卷，考其人名，如傳燈所載六祖下一千四百三十四人，如正宗記所載六祖下一千四百九十六人，于幾千人而傳燈只以簡易之文作世次與傳，正宗則僅以節略之筆敘其嗣法及世系而已，並不曾將二千餘人昭明舉出，表其宗旨，分其支派，綱領節目浩繁無緒，故不能使家喻戶曉，雖有其書而實未盛行於世也。幸而宋朝景定間有靈隱大川禪師，乃宗門博達之士，間氣而生，觀傳燈錄及正宗記僅歷敘其嗣法世次，竟無支派宗旨之分，遂將二書所載世次之人各行語錄，因見西天祖師讖定南嶽馬祖，故錄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下，便將南嶽列之於前而青原編之於後，此葢依西天般若多羅所讖故也。況傳燈所錄亦不曾核定青原為昆、南嶽為季，殊不知青原之前更有十一人之名目在，雖則列青原在南嶽之前，而青原之前更有十一人亦為青原之昆乎？足知傳燈錄、正宗記二書只明人數與世次而已，實不曾分支派、表宗旨何為昆、何為季，只儱侗一式敘成，如紀傳世譜云。

故大川禪師因兩讖以定兩人後先，而後又分支派，表宗旨，一曰臨濟宗，一曰雲門宗，一曰曹洞宗，一曰溈仰宗，一曰法眼宗。五宗既定，支派攸分，縱千子萬孫於百億世，皆見其有宗有派，有原有委，修集眾典，成一大部書，以作禪宗定史，功不在禹下，所以流通五百餘年以來，無不讚為盛典。然則傳燈錄與正宗記，只敘其人名世次之如彼，而五燈會元之分支表宗又如此，如彼之簡易殊略，如此之詳明顯著，不止天壤之異，自古及今，年多且遠，無人齒及。大川公如此立義，為改易大藏，即明朝黎眉郭居士所修教外別傳一十六卷，亦系天王於馬祖之下，載本書第七卷中。

而蓮宗一主教觀，而規模弘範已定。故先秉嚴統，筆者無心討論其機緣。近得梁生譚居士所寄年譜履歷，今已補入。伏祈諸大台臺，以人天正眼，嚴賜護持。則不特容一人，荷蒙覆庇。即普天禪衲，當祝讚諸大檀護，與震旦初祖，于大圓鏡中，同受法供矣。夫既植佛祖之因，同居三界之內。因果報應，不爽絲毫。稍有私心，能不

負之而趨乎。至于嚴統一緝，彼輩闢書，橫出海內，蚤有定評。想列位台臺，亦不我遐棄也。潦率佈復，統希始終護持正法，原諒不宣。

復武林越州諸縉紳書

恭惟列位台臺，儒宗麟鳳，釋氏金湯，現宰官身而說法，具人天眼以護僧，此山埜容居恒攝衷乃心之語，藉手敢告于台端者也。葢柱石法門，不袒左右，見諸著述，付之劂人，此即一燈有賴，五宗可明，佛祖胥慶，何幸如之！第細讀翰章，諸方尊宿根由似未親歷，而近日堂頭著作亦未深詳，既荷鴻雲之佈，敢陳雀躍之私，瀆聽有道，少辨譌訛。夫五燈會元一書，乃佛祖慧命，五家宗統，從來師師授受，昭若日星。近因續略書出，以素所推定之臨濟，忽然抑之於後，大公編載之曹洞，一旦擡之於前，大翻前案，殊屬乖張。所以然者，邇來洞宗之內多屬提唱傳帕，以口耳誦習之人加于真參實悟尊宿之上，奪統乎？不奪乎？翻案乎？不翻乎？質之臺端，不惟昭穆立辨，亦且黑白較然，苟非山埜容于嚴統中剔釐一番，則附會影響，遙嗣代付，不可勝言，將師授根源、佛祖印信付之亡羊岐路矣。且屢見近日諸方唱道尊宿，德固高而道亦隆，獨于師承授受一事多依稀膺鼎，致後學晚輩行愧先型，解慚前喆，尤而效之，長此安窮？不得已遡流尋源，與同道緇素日積月累，參考融會，共成此書，實以砥後學之狂瀾，為千百世禪史龜鑑，擬有益于法門，豈敢欺心臆决，自貽刺謬，以駭見聞？如壽昌之於廩山，不過剃度法派，原非承嗣師印，詳在解惑篇中，茲不贅瀆，第容奉教。壽昌亦有年歲，至今想見其不屑諸方嚴冷自愛之致，未嘗不恍然追隨杖履時也。今列之未詳者，所謂未詳，傳法之人獨出無師之智，推尊極矣，豈云抹去？更披博山和尚後刻壽昌語錄，竟刪廩山之香板，存經房流通，惟塔銘中有嗣法廩山之言，則當日執筆者未紬繹也。即銘中亦止敘得法，惟元來一人住博山，其他不曾付囑，從可知矣。來諭絕之，譜外不白自明。若雪嶠老人最初歸依幻有師祖，亦起法名，先師住金粟時，依次刊名塔上，後住天童，仍列禪燈世譜中。雪翁見之，大肆呵詈，自語削去兩刻之諱，故先師即命侍者踰時剗刊。即雪翁出世拈香，竟酬古之雲門偃所在上堂，歷皆如是，語錄流行天下，誰不共知？後到天童弔先師，時有六千餘人，寺眾敦請上堂，猶如是拈香，眾皆不悅，懨懨而散。次至雲門顯聖寺，時三宜公主席亦請上堂，乃力勸拈香龍池，後應東塔上堂，拈香亦如顯聖。夫宗門拈香於人天眾前，原本酬法，為萬古典型，若倏彼倏

此，不惟令後學靡所取法，亦且使無稽效顰，安可底止？此宗門慎重之任，豈可如此變幻，譜入未詳，如世諦由光，愜而且允也。又天王于馬祖，天皇于石頭，皆前人所定之牒，見諸典籍，不啻數十種，非容胸臆私裁，實亦依龍藏中佛祖通載原本根據，庶令統清系白，似有功于兩派。然且不居奪統之諭，胡為乎來哉？洞宗諸公屢出闢書，謂容改易藏本等說，茲具解惑篇，請正高明，想能鑒諒。若顯聖、一燈紹繼而來，名正言順，夫復何議？但自天童淨以下，至慈舟和尚，自昔未見語錄行世，突然一旦刻出，朱紫之疑，有識所共。矧容力任嚴統之責，敢冒昧增入，以于篡假之誅乎？正如來諭所云：存真黜偽，守闕疑之大義者也。今據遠門摘欺說中，分別其語錄出載，多從萬松評唱採出，改易名字，可勝差錯。如評唱所載人山，遠門作仁山；王山法祖，遠門作王山體。至其語句，乃出自浮山遠公，牽強支吾，誑人耳目，更自謂出何塔銘，出何題詠，尤覺荒唐倒謔之極。可見彼從前歷代老宿，無全語錄行世之明徵大驗矣。故通容但見有語錄行世者，盡皆修入派下，非有私心彼此于其間也。如長翁素有語錄，已曾抄稿付梓，不意督刻者遺失二葉，今已補入。嗚呼，容修此書，矢公矢慎，十易星霜，總為道法，豈計身名。正欲以至公至正還之千古，豈甘與無據徒刻者同類而共嗤于世也。伏冀列位台臺，迅提犀鏡，為容深照體察，則心同聖賢之心，行同佛祖之行，一切緇衣均蒙覆蔭，不妨轉鬪諍為慈化，變兵戈作慧光，任此書公同天下，聽龍天隨世浮沉。知博厚君子，正學大儒，性天之中，包羅萬象，必不以斯刻為介意。誠如來諭，無分于左右之袒，感荷盛德，有同戴天之被矣。臨紙神馳，無任仰瞻之至。

又復武林諸縉紳書

瑤函下頒，名山映色，深見列位台臺護法之弘願矣。踴躍歡欣，遙望合十。謹讀琅誨欵欵，實未詳察鄙衷。葢釋教著書立言，除譯經外，總為法門起見，不與世諦鬪諍同科。如山埜容所緝嚴統一書，實原本舊頒北藏已定之案。來教優劣、尊卑、門戶等諭，在容分中皆屬上林子虛。夫宗派既有真偽，立言自當公正。奈三宜公輩特生能所，強執我人。闢書之出至三，且王容亦僅付不見不聞。第詖遁飛騰，投杼難釋。不得已，著解惑一篇，普誓公論。茲附台覽請正，則山埜容好新領異之罪，庶幾不白可逭。至于雲、憨二大師一主，况予以五燈會元中所載之辨文，及藏中刊定兩人之碑窆，更依諸家之公論，總待夫後人會合之定案，博攷深究，補足其文獻，以清天皇之譜，而又歸天王之牒。皆因仍藏中舊章，非憑臆說，事久

自然論定，亦成一部禪史。藏之法門，傳之嫡裔，明有宗也。敢不其難其慎與？三宜輩不知讚歎，而反誣以無君，矯為過當之語，可慨也夫！又謂道原為法眼二世孫，修傳燈錄；明教為雲門四世孫，修正宗記，咸以龍潭屬之天皇。然據道原所修傳燈錄，亦多差錯。如魏府大覺屬臨濟之子，却修為黃檗法嗣，與臨濟作昆季，則其餘差謬可知。如明教云：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謬者，若傳燈錄之類。此其一明證也。且道原之去天王，歲數既遠，世次亦邈，若非盡心查攷，如人天眼目所載，止托人捃拾，則遺失人名事跡從可知矣。今按世次逆數而上，自道原為一世，天台韶為二世，法眼益為三世，羅漢琛為四世，玄沙備為五世，雪峰存為六世，德山鑑為七世(龍潭信為八世，天王悟為九世)，以國君年號曆數查考，道原與天王唐宋相隔二百三十年。又以明教逆數而上，自明教為一世，洞山聰為二世，文殊真為三世，德山密為四世，雲門偃為五世，雪峰存為六世，德山鑑為七世，龍潭信為八世，天王悟為九世，亦以國君年號曆數查攷，明教與天王亦唐宋相隔三百有餘年。其年代既相隔如是之遠，雖為雲仍之孫，未嘗盡心博考于歷代相傳世系，而只宛轉托人捃拾，安能保其不差失自家之宗祖乎？

只如湛老和尚一枝，自大覺老宿而上至雲居膺二十六世，余在老和尚座下親領教義出入十有餘年，並不聞老和尚確言其世次人名分曉明白，葢從上無來源傳下故也。况老和尚古佛心腸，尋常日用間無一事不述、無一德不舉，行藏履歷生平不肯自秘，居恒嘗以大覺老宿所付手卷示余，偈中云射得南方半個兒，幅末只出曹洞第二十六代某某而已。近得遠門親到少林查其歷傳碑載，纔有如是世次人名刊刻出來，繇此以談從前法系，可謂只存代數如繫鼎一綫，若不得渠躬往搜尋，吾知二十六代以上世次人名恐付之夫己氏矣。此亦浙中邇來衲子所共曉，誰得而裝點之？若不信余言，即今報國院無住老兄尚屬當時親炙聞見，言猶在耳，稍一詢問，予言可符矣。

又如覺浪公欲認廩山為壽昌嗣法師，浪公之與廩山，年代既近，世次亦不遠，尚杳然不知其從上世次。據遠門刻中所載，其以書與石雨公云：聞法兄曾命門人特往少林搜洞下一帶源流事實，此正弟先年造嵩之至意也。前弁山兄所集傳燈世譜，其中未考究傳位與紹位之殊云云，即我廩山忠和尚自稱二十五代者，乞示我一參正之明見。浪公於壽昌，於廩山，世次尚且不遠，猶不知從上代數人名。即湛老和尚，親荷洞宗道法，亦不確知其從上世次人名。而浪公認壽昌為嫡祖，世代最近，都莫曉其授受來歷。何況道原明教，與天王相隔三百有餘年，而參考修集，又係托人捃拾事跡，安能保其不遺失乎？即將此近代現前事，返覆推詳，甚可曉其真偽。凡有智者，當為我諒焉。

又以近刻並言之，如遠門所刻曹洞源流正派圖，後附正訛二葉，第二篇謂按永覺禪師源流，以廩山常忠嗣月舟載公，非也。丁亥春，柱走少室，讀載公碑陰，觀其法嗣門人，並無常忠二字。及稽小山書公嗣列，亦無其名，止於參學門人得之，方知廩山為書公嗣也。據遠門此篇考核，顯見廩山不曾承嗣曹洞，蓋得之參學門人，則屬道聽途傳，何得妄為憑據哉？予昔年親炙壽昌老人提耳面命之言，謂廩山係曹洞法派，非嗣曹洞之法，故特往少林參無言宗主，及上五臺參瑞峰和尚，蓋為此也。若當時廩山既有授受兩行，可以不必，況壽昌老人道眼圓明，操行孤標，上無師承，下無濫印，高突諸方，一頭地被龍天推出，而自己實無意于斯也。且係此一時彼一時，吾知老人若在今時，决不肯爾爾。然則據遠門如此正訛，而浪公欲認壽昌為嫡祖，而不知嫡祖承嗣之下落。於戲！大可笑矣。

又據正訛第一葉，謂按弁山一花現瑞，及傳燈世譜，以鹿門覺為石林秀，王山體為玉山體淳，拙文才為拙才淳，中間又少第二十六代俱空契斌禪師，誤也。遠門又引種種辨明，即此猶見瑞白公于湛老和尚，身出其門，親受其法，而於自派一脈，世次人名，亦杳然不知確實。何況道原明教，與天王相隔三百有餘年，又焉能知其不差失乎？

噫！遠門刻此正訛兩葉，實有神鬼所使，帶累瑞白公等與覺浪公，于親枝親派俱不知其來歷的據，致人談論不已。又顯見古今事跡存亡，往往多相類如此。

又據丘玄素為天王悟作碑文，係唐元和戊戌十三年，即天王悟圓寂之歲也。又符載為天皇悟作碑文，亦係唐元和丁亥二年，即天皇示逝之歲也。據二名公固博大文人，為二大老作碑序，身復同時，居復同郡，不相遠隔，作文又係圓寂之年，可謂最親最近，最真最實，凡有識見者，亦無得而議於此。二碑不信，更復何信乎？

如洪覺範禪師之辨宗派說，刊布方冊已久，載在藏中，昭如日星。況更有羣籍所載諸家文獻，旁參側證，汝皆以為偽，則汝俱能焚劈之乎？今詳汝之心，妄吾以改易大藏，則汝今欲泯滅二種藏文，較之誣我之罪，抑相什伯矣！明知三宜公與覺浪公輩私心偏執，謂二碑文係是偽造立，種種返復窮辨，此亦好笑之甚。獨不審世間作文必有請乞，那有如是等人造如是偽文，刻如是偽碑，藏于王室，流通今古，炫惑於人，亦將所圖何事耶？為復以馬祖下人集石頭派下，于伊何疎乎？為復以石頭下人入馬祖譜內，于伊又何親乎？況雲門、法眼二派皆無傳嗣久矣，其從上二派尊宿，古今莫不尊崇，誰得而親踈之？不過據實考核其根據，為至公至正之事云爾。三宜公又以石頭派下二十五則機緣事跡以作憑據，比例較勘，用擊馬祖下九則之事跡典故。其實馬祖下事跡彰明於世，何止九則？但不暇

備抄附錄，此亦不必細為分析。如道原修傳燈時，不能親身討究，第托人捃拾篇章，未免魚魯參差。在前自有多般，烏焉繼之於後？所謂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亦何用予之贅言？

今但以曹洞宗旨一辨，以見德山、雪峰一派，非洞宗眷屬。如雪峰存禪師，三登投子，九上洞山，機緣未見相契，職任飯頭。一日於洞山淘米次，洞山偶見，問云：淘砂去米？淘米去砂？峰答云：砂米一齊去。洞云：大眾喫個什麼？峰便覆却盆。洞云：據汝所見，因緣不在此，當往德山。雪峯後果嗣德山。據此公案，則兩家宗旨，判然明白，如甞臠得鼎，差異見矣。葢洞宗之旨，要有正偏相參，宛轉夾妙。且語忌十成，機貴回互，如金針玉線，去來不墮偏枯，而有端的也。所謂寶鏡澄明驗正偏，珠璣宛轉看兼到。如雪峰此段機緣，一語一機，而無回互夾妙。故洞山不肯印證，以語脈不契其宗，所謂語脈不通非眷屬是也。其於德山門下，則一任掀翻，聖凡不落窠臼，施大機，發大用，更無留礙。既見兩家宗旨之攸異，則從上古人所定支派，確然不差。三宜輩於此宗旨上，不能吐一辭，只虛爭名分，為家翁尋常一味麤心浮氣，講演經論為事。不知何年何日，忽得芒毫穿於金針之鼻，玉線入于機紐之樞。莫道余心麤莽，好

然則以宗旨驗之，龍潭信、德山鑑、雪峰存，非天王、馬祖之派而何？且如此辨別宗旨，繇來尚矣，非特今日。既紹其宗，不以宗旨豎義，則為不知識法者懼，總屬亂統禪和，如麻似粟。更可笑者，如弁山傳燈世譜、浪公祖印圖及遠門五燈續略，一皆私尊其所自之祖，而顛倒其所續之書。葢南嶽、臨濟從來在前，青原、曹洞自屬居後，今一旦列青原、曹洞于南嶽、臨濟之前，既背西天祖讖，更將千古聖賢名位倒置，是猶以思、孟駕于顏、曾之上，其誰信之？不知傳燈錄所載法系長次渾融之未核，亦不知會元建宗立義之深旨已定，而欲續會元，乃反強飭其說，謂南嶽在六祖室中作侍者，故當在後；青原在六祖門內充首座，故當在前。如此評論，可發深笑。審如是，則六祖在黃梅槽廠中舂米，而神秀在堂中為導師，亦當六祖在後而神秀在前。今神秀之名雖列在前，獨不見載為旁出另錄乎？又如坐脫立亡，首座亦當在前；而得衣鉢，九峰侍者應須在後矣。不遵大川公製之典，特生偏頗之見，曷足怪乎？至於二株嫩桂久昌昌之讖，何不覓少林秘要一看，以知其屬誰耶？一味杜說，奚益於事？

又曇照臨終機緣，與天王相合，便疑駁之。而不知從上先德，或在榻坐化，或吉祥而逝，相同處不一，而多總不之疑。獨于二老撒手相似，遽疑且謗，謂是後人扭揑耶？果如此，何事不可？而獨以曇照臨終之事，妄作天王行實乎？聽言當以理觀，況以時按之，曇照

又在最後。寂音尊者，一生任董狐之筆，既辨兩家宗派，刊之方冊，載在藏中，又復囑侯公作僧寶傳序，則亦當刪去舊說。而不刪者，益知侯公見別書作文托詞之意。葢尋常才士，屬文借言，往往皆然。如海岸黃公作禪燈世譜序，謂壽昌是臨濟的血骨兒孫，豈黃公亦係壽昌之囑乎？此亦不推而明。又古之君子，如無盡張公、夏卿呂公，皆具宗門爪牙，即我圓悟祖、大慧祖，悉推服其大手眼。三宜公輩，槩貶為千古笑，具譏為矮人看戲，使盡未來際人驚心駭目。貶駁先賢，得罪名教，安所逃哉？

五燈會元序謂：元朝至正間，雲壑公作心燈錄，特援丘玄素所製塔銘，以龍潭信出馬祖下，致或人阻抑，不大傳於世，識者惜焉。嗟乎奇哉！雲壑之作心燈，先得我心。余今詳定嚴統，亦合先轍。彼時即有或人阻之不行，而今亦有三宜輩共攻力拒，則淺見之人，古今皆有。今但據藏典及眾說彌多，則難逃公論。前所謂久而論定者，亦頗顯微闡幽，發前人未發之旨，庶乎理長義就，當有明哲知音，共扶南董，何愁乎世上之不行耶？

據伊正譌中謂：夫符載碑云：靈鑑請居者，非馬祖下之天王，乃石頭下之天皇。以此按之，可見有一天王，非天皇之謂，豈曰竟無天王之云乎？天皇下慧真、幽閒、文賁三人，一曰一世俱嗣天皇，一曰三世相繼便絕，此亦有彷彿處。或三世同時，公孫一堂常有是事。如密先師在時，亦有三世同闡化道。二者之間，記筆不定。達觀穎舉丘碑時，雖與明教修正宗記同，其實省郡彼此相隔最遠。況明教不過因天台出傳法藏，以闢達磨一宗，亟亟修此記以救其害，而無暇遠討爾。嚴統凡例云：評唱之儔，未明本分，皆出自湛和尚及壽昌、博山三大老之言。葢常檢點其不能提持本分，非一朝夕之辭，葢人所共知。圓悟雖有碧巖集行世，亦一方便為人處，但不談心說性，引舉亦不支離，且圓卓活潑，此亦湛老和尚及先師所嘗言者。幸而不曾教授子孫習熟，作講席中物。大慧亦曾劈毀其板，恐後人落其窠臼，誠為幾先之燭。若萬松等評唱，則未免多涉教義心性，支離汗漫，亦先人所嘗言，而況又作講席提唱相傳受哉？昔人謂洞下一宗，至講評唱，一大變矣。汝遠門必以講背評唱傳帕為的確真傳，又憎人據公談論則少林一派下如萬松。老宿所載已有一百二十人無言老宿親授亦幾百餘。人其他相傳共計何止千數汝必執為諦當則當以此。千數人刻入續略汝今不刻者亦知汝有所料簡兼具。藻鑑分明得湛老和尚傑出偉人承紹其一綫之脈復。振洞上之宗則從前相繼之人縱然如何亦聽人品量。又奚礙於事乎余昔親聆老人之言曰自師大覺以上。數代俱是提評唱傳授者于我分中既獲開悟必假師。承印證故不忽其授受名目以表法系世次之來歷免。玄策所謂無師自悟盡屬天然外道即付我手卷中機。緣語句亦是老僧寫就呈送大

覺和尚遂命謄清付我。葢言其不工于筆墨故也當時老人直心直行太公之。言如雷灌人耳目誰不共聞故凡紀行由歷履須憑實。述出纔是真正知識稍有裝點便屬虛偽然則遠門又。何怪予述老人平素之言以入凡例也且汝不知修續。五燈佛祖慧命法門關係於前人往行語言出載有成。錄刊行者方可譜入燈內若殘言剩語片羽偶現豈可。輕易修集惹今時人效顰不可與他世楷式葢此世禪。者行脚誰不有一冊兩冊杜臆之談都可修入傳燈則。禪籍雜糅從此創始抑見汝不能揣時度務確量今古。矣且此書不比世間人徵修詩詞歌賦，東取西拾，不論根據，彙成帙部，此固無怪。然汝所修續略，不特未辨金鍮，而且無擇臧否。如曇茂先雖付囑後是還俗之僧，即車溪一脈久絕，予兩參古卓，備悉因由，汝將遙認數人，盡修牒內。至于或剽或竊，蕪穢煩冗，亦訂派入下，何以感動世人之景仰？然如是製作，僅為外史小言，更公售于楞嚴坊間，我亦何所咎而掩蔽之？但覩此紊亂，用是精嚴泛濫，以博訂其從前統系，明若大圓鏡，妍媸立辨，較汝所續之書，不啻淵天。正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彼此雖然相隔，其實亦有相須甚殷之用。嘆汝無能賞鑑取益，反遽哆口磨滅，呵我為外道魔王。夫此二種名義，汝尚茫然未諳，我不惜一筆與汝註明。夫外道者，佛在世時，當機對辨，知其無本可據，不明唯心，向外別求，故輒指是外道。若世上尋常人，將一分外之語加之是魔，是外分明，不具正徧知，何稱曰佛？葢聖凡平等故也。至於魔王，據華嚴經載：七地菩薩纔能現魔。又如維摩經云：十方魔王皆住於不思議境界。據汝如此毀謗老僧，其實讚歎老僧不少也。又即以近理言之，魔者，磨也，磨滅人善根，毀壞人佛性。老僧承先師付囑以來，主盟斯宗已二十餘年，海內誰不知予造詣識見為若何？曾有人謂我磨滅人善根、破敗人佛性否？設或有之，亦是汝邪見之儔。天下人既俱無妄說，獨待汝一後生晚輩呵叱是外道魔王，想亦難逃天下公論，自有人痛罵汝在，何用老僧紙筆與汝頡頏哉？只如大慧杲手眼圓明、波瀾濶大，雖然呵叱，諸方不曾明指，指何人屬魔？何人屬外？汝奚人斯？放肆無忌如斯之甚也！即我或形諸紙筆、或出諸語言，句句皆尊崇湛老和尚，以我昔時曾皈依起名，汝師是我師弟、汝今是我師姪，應當惡口犯上乎？異日到雲門塔上，以名分處責汝不晚也。閱註四家頌，昔聞之先師云：因洞下人每譏濟宗儱侗，不知差別名義，故著是書以服其心，並不曾傳授人作講席套耳。又以今時不曾經名師印證而僭竊公符者，遙比古時興化之嗣臨濟、報本之嗣黃龍，曷不悉興化在臨濟作侍者，參叩日久，後於大覺痛棒下會得臨濟喫三頓棒底道理？此宛如臨濟于黃檗受棒而後得大愚點發，似同一轍，豈比今人毫無干涉，遽認以為師印者可同年而共語耶？只如當時黃龍法席人盛，於報本先有記

剪而後忘之，非報本于黃龍未曾得旨，乃今之來見也。漸源之于石霜，先亦已中其毒，後乃發覺而嗣之，乃不忘其本如此。我幻師翁久于笑巖座前，曾有機緣語句源流，并一笠之授，以表師印，何昧心佯而不識乎？海舟慈一謂常熟錢氏，一謂蜀中人，乃集者之訛，非源流有差也。又以會元第七卷辨註一篇，係元至正間添入，此說並無出載，揣度之言，誠不足信。黃公明示一張，及集生余公致黃公書牘，當時先師密老人曾酬辨已詳，及後王大含亦以宗旨深論，茲不必再理此葛藤可也。亦謂余修集嚴統，乃管他家宗派是非短長，咸責余為多事。不知此書之修，固余素志，因時勢多故，未遑卒業。茲因遠門續略書出，多顛倒從上聖賢，以累及我宗，故不得已亟為清楚，豈好為多事歟？百愚闢謬一冊，概屬莽蕩麤浮，不足經眼，故不以一言及之。大抵顯聖諸昆仲輩，全不知予一片好心，于此書中歷敘洞上一支人名世次，載之不朽，而十六位語錄，雖因素不曾見，無獲刊入，其實宗譜已成金石，將來曷能移易其一絲哉？此即余素常所積之公心也。不達此意，反左袒揑根據，覺浪公受其搖惑，借用筆鋒相觸，多而更廣，將俗事比之，以金助鍮，抑不自揣其甚而且錯矣。更譏余以名世事迹自編位次，葢遠門續略中亦曾修入，何況緝續門人得無紀載？固是于我無與，然子輿著孟子見知自任，馬遷修史記自序頗雄，意在斯乎？人言何恤，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祁、王及邢三位居士，因甚隨遠門輩糢糊眼目為作序文？全不知世外人著書立言，只闡明佛法禪道為事，于世法國紀毫不相干，何得以弒君父世諦慘毒之言用傷風化，學道之人乃如是耶？今也老朽以兩宗支派引證辨解，孰真孰偽各有根據，不較自明、不彰自著，始見老朽素非鹵莽之人。然則滿篇慘毒之言，三位居士當一擔收歸自坐可否？如不信，再引數語以明之。如雲門拈世尊初生話，謂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亦是弒君父之謂乎？又文喜粥鍋上打文殊；鄧隱峰碾折馬祖之脚，黃檗因呼近前來，遂打百丈；臨濟自大愚歸，舉話亦打黃檗。所謂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乃至五宗之人皆有語言機用，激揚風烈不可指屈。即大慧杲祖初參洞下尊宿經七八員，後在圓悟老人會下撒手，遂力詆從前尊宿之說。又如教家清涼觀國師，先與天台荊溪尊者之席，深曉五時八教之旨，後到清凉主張五教十玄及論法性，多覆天台之義。據古人於禪於教，或抑或揚，多屬超情入道之語，人焉廋哉？三位居士倘與之同時，悉能以君父之過罪之乎？老朽今亦只勸居士等且惜取舌頭。三宜公更設客問十三則語，尤見鼓不風之波，多屬妄生枝節，欲吾與渠妄生鬪諍，豈是擔荷法門之人之所行乎？故付之於無言之天。至於壽昌和尚之承嗣未詳，與雪嶠老人之拈香返覆，及天童淨下十六世語錄不曾刻入，嚴統等駁殆不知已。先秉筆者既有公論臚列於

凡例之中，近復縉紳書中又略剖其微，今亦不當復辨矣。若仍復加辨正，所謂清濫則傷刻覈，峻防祇益我山，尤見多事，故吾略之。大凡世上人集諸家文獻以成一書，行於宇內，自有大主意，亦有所尊崇。茲余以輿論所尊之藏典及五燈會元合成嚴統者，葢會元有經、有法、有條、有理，宗旨之於支派，不假攷而明、昭而顯，令後之人見千百世前佛祖授受、師資相承，於禪統法系嚴如風霜，不致紊亂，此即予今日為法門濫觴、中流一柱之大志也。三宜公等攻予之惑，固當解入於無諍三昧矣。時歲次甲午正月日也。(徑山龍藏係明朝神宗皇帝欽賜，通載三十六卷)

著解惑篇，業已付梓。適會稽陶氏貽我曹溪通誌，翻閱之，始見憨大師駁余襄公法堂記，謂以南華住持自青原始，而至普遂則當九世，非也。然青原自得法後，但執侍數年，即開化一方，並未領曹溪山門事。據此，則遠門所謂青原居東，南嶽居西，皆屬強扯虛爭名位，背西天祖師之讖，徒附會近說，以誑飭人耳目也。因再摘出，以告高明。

遠門又謂會元所載洞宗終十四卷，濟宗終二十卷，先書者先續，後竟者後書。據此議論，續略當與會元串合同行，共編卷帙，則此語可通。今劈空以曹洞居卷首，豈所謂先書先續也？分明與傳燈世譜、祖印圖等著，同一線索，更暗埋青原居東，南嶽居西等話，顛倒翻案，究竟無益，徒增忉怛耳。吾恐如是用心，將來濟宗子孫，同起共論，有捫心咋舌，日子不徹在。

又謂嚴統皆竊彼續略所訂，不想余徵修一啟，已於壬午年出佈，海內共見。即彼續略自序，亦謂邇來明眼宗師徵修有年，未見刻出，何前後自相矛盾也。余書固不具論，即會元一書，已經五百餘年，續略序則謂其始終條理，一以貫之，摘欺說則謂其未具眼在，不許入藏。一人之口筆，始贊之而終毀之，摘欺耶？自欺耶？為之拈出，肺肝如見矣。

又謂獨存棠城而刪興善，不知車溪示寂于萬曆辛亥年，法嗣已絕，衣鉢僅為師弟古卓老宿所藏。卓翁又終，其衣鉢相傳於南明之手十有餘年。南明寂後，送歸溪翁嗣法師無趣老人之施菴。及南明之孫玄微於金粟作堂主時，求先師覓人代付，先師不肯，此衣只貯金粟方丈。數載，先師赴天童後，石車法弟主席，又復送還施菴。如是展轉十餘歲，玄微自建寧普明寺歸嘉禾省親，有東塔寺當家號馥生者，慫恿緇素，謂此衣乃玄微家物，持以送之。玄微入閩，因石雨公闡化閩中，遂求證焉。此三十年來，遠近衲子共所洞悉，不知普明既已無法可傳，何以謂之刪去？至于妄言欺普明之孱弱，不揣其本，謬之謬矣。更怪其引浮山投子相證，不思浮山乃受太陽之囑，普明曾為何人所囑乎？此與續略凡例所云圓通善、王山濟法嗣俱莫

可考，冀有後獲等語，同一心行，以開遙嗣代付之竇。予之所謂嚴統者，此物此志也夫。
又謂嚴統、譚序乃余賺悞。夫掃菴當代宗工，見真識確，豈有被人賺悞之理？抑老僧真心實行素足信人，豈肯賺悞於人？惟口起羞，何不自審？更誣居士於浪公前求懺悔等語，又何塗污高賢之甚也？設果有影響，昨歲掃翁貽書徑山中不啻數四，且謂作序時若有神助，即予侍者兩登著作堂，了不聞其咳；及謂或有所回互，則予門人嚴[車*度]轢居士乃其的親中表，豈無片語逗漏？以此觀之，枝葉之詞槩可覩矣。噫！五戒不持，人天路絕，既主法席，當如是耶？請以問之掃翁。
又謂即復假托詞林作序，為後來爭端張本。夫詞林弁首，惟曹、韋二大家。曹峩翁則辛卯年同予于華亭超果寺促膝茶筵，商確嚴統，甚愜高懷，嗣作序文相寄。韋念翁則壬辰年為其太翁稱壽，請余於武林慧雲寺上堂設供畢，遂索嚴統細閱，欣然椽筆，簡頭爭端之謗，從空飛下。此現在宰官是欺非欺，可即親質，安同古之無盡、夏卿、丘符諸公，得以比類唾叱乎？請試思之。
又謂搖尾乞憐于諸士大夫之門，虛借名姓較正，為曰後護身符，子正自取殺身滅種之禍。不知嚴統較正名氏，或全篇訂裁，或片義取决，必經歷耳目者，方敢登刻。如峩雪曹公、聲玉韋公、念莪韋公、質生單公、素心李公、安仁周公、覲周徐公、予固張公、臣共李公、仲嘉張公、子穀蔡公、士材李公，皆摛文掞藻，吮墨含毫，共炤黎燈，同摩柏几，出鴻儒之錦心，成禪宗之繡史，虛借之謗，為辭已甚。其他不經翰墨，止鐫名氏，或檀那，或護法，皆係願植般若之因，同增正信之種，堪為典訓于中原，可作標榜于法苑。亦猶楊大年、李淡齋、陸務觀諸大老之裁訂序述，各傳燈燈錄諸書者也。若夫中柱張翁、阮仙劉翁、克猷劉翁、介子范翁、小暹宋翁、仲生石翁六君子者，皆韋念翁親筆所書，命予刻入。彼時山僧期期未敢，念翁云：余往　都門，即為欵致。諸公皆法中樑棟，我為譜入，自是歡喜踴躍耳。嗟乎！清理禪宗，匡扶祖印，上不干國家之朝政，下不涉民生之利弊，何必為護身符，安在為滅種事？噫嘻！其立言也，亦甚矣僋。
又謂庚寅夏，有僧參彼寶壽，問其名，假稱達源，命坐細談續略，其僧杜口而退。傍有識者曰：此從徑山差來。此僧回徑山，阿意曲從方丈，以圖付法，不以實告，獨曰：得之殿前碑也。不知此僧來自天童，偶過福嚴，談及一時之話，遂揑許多口業。吁！他語不必深詳，只從徑山差來一語辨之。予赴徑山之請，乃庚寅十月廿七也，其夏正在福嚴，焉有先半載逆知為徑山主人，而故遣人作無根之談耶？立言所以存不朽，梨刻現在，請付諸方公評之。

又謂：若碑無機語，立之何為？據伊如此強設，將謂少室天涯無能到者，誰知我徑山門下昔年親知親見者尤不知其幾何？咸謂殿前碑只列代數，不存機語，即如盧舍菴首座老師係北地人，久住少林，亦曾備悉其根源，而且出言慷慨，直謂並無機語，是則親知親見之一證也。

又謂：若本分不明，焉能評唱？且引圓悟、天奇二祖評釋四家頌古，以為比擬。獨不思少林評唱，非能自出手眼，圓活古今，特依樣葫蘆而講演之耳。此如法師講諸經典，謂經典非佛口所出不可，謂經典即法師所出可乎？若真本分事明，决不肯為如此講演評唱之行矣。夫佛果、天奇二老之註，不過為人方便疏通，是猶舉業家之偶為詩賦，豈詩賦即其舉業乎？略大求細，舍本論末，欺乎不欺乎？自有明眼在。

又棠城為西禪法嗣，夙已契印，後與楚山對機，山云：俊哉衲子，不忝西禪之嗣。城曰：人天證明，謝師印可。此乃當機讚揚之語，自古皆然。遠門妄添其末曰：山乃代付，擬藉一時之辨端，流為百世之口實。所謂毫厘有差，天地懸隔，何昧之甚歟？

又謂二株嫩桂，獨主青原下少林一脈，而南嶽無聞。是以祖師之語，當為等閑顛倒弄筆，何無畏忌之甚也？不思達磨受法時，問般若尊者云：我當往何國而作佛事者？乃讖以二株嫩桂之偈。蓋明指少林道法久遠，兼容并包而言，並未分南嶽、青原也。又問：此後如何者？云：却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未有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之讖。蓋(單指南嶽係金州人)為金鷄銜粟，馬祖為什邡縣人，羅漢寺僧也。此西天祖師聖口宣說，千古敬信無疑。且六祖又面囑南嶽曰：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明白證據，何得謂予錯認？以西天祖師之定讖，遠門擅敢貶駁，畏聖人之言謂何？是可無忌憚也，孰不可無忌憚也？區區嚴統之詆毀，固屬末節矣。噫！必欲扭捏筆尖，排謗聖語，誑惑世人，弁髦祖讖，果報之隨，鳴鼓之攻，吾知其不免矣。

又謂具眼縉紳，唐推楊、李，宋首蘇、黃，數百年中，指未多屈，今五十八位，一時許可，法運盛至此乎之語。然無盡、夏卿固所憎惡，不必再提，如陸景山、裴公美、楊無為、郭功甫、張子韶、李漢老輩，儘有可觀，何故一概拒絕？是亦曾為偽碑來耶？若今之五十八位，雖未必宗門爪牙畢具，而邪正自是瞭然，稱為具眼，以入較訂，何所不可？此如古今著史，首推馬、班，下此固不能[媿-凶+(色-巴+囚)]美，亦豈無片長足錄？若欲擠之深淵，必令龍門、扶風至今存可也。雖然，不以世諦言，我亦以世諦喻，嬰兒無丁畦，殆是之謂乎？

又謂為我代設三策，其上翻然毀板，布告諸方，葢此書乃十方檀那共成勝事，且印刷數百部，流布江楚閩廣之間久矣，正信人稱揚讚歎之牘，不勝踵至，抑行以蔽天下之眼，若猶未也，毀板以昧檀那之因，毋乃不可乎。其次謂默然自悔，暗毀不行，葢此書緝修十有餘年，字字皆正眼，篇篇咸苦心，既正見之已定，復就裁于多人，商確者盡正大高賢，秉筆者皆名儒碩詰，原慎重于後悔，甘貽毀于今茲，鉛槧已久，桓譚自多。其三謂遂過飭非，遁辭強辨，徒損方寸，愈敗聲名，葢此書有功佛祖，得罪今時，過乎非乎，任之知罪，既依據北藏勘定之本，又拈出諸方源流之自，重門洞開，方寸何損，至于聲名二字，古人有一池荷葉衣無盡，幾樹松花食有餘之語，計及于此，風斯下矣，雖然自處如是，猶恐不諒我衷，亦奉君儕三策，聊表猜忌無心，上策亦著一書，與嚴統並行，任從世賞，次策將遠門續略，附入會元，或再將全書，更翻名位，以洩其憤，下策結連偏見同心，肆刻辱罵，明阻嚴統之莫行，暗媒叢林之多事，且取快于一時，更何論夫千古，是亦不可已矣乎，必滅此而後朝食，如是而已，君無尤焉。解惑篇。已將客問十三則，付無言之天，茲以太甚者三段，摘附末簡，兼告同人，共發一燦。

五燈嚴統所訂南嶽下天王悟禪師、青原下天皇悟禪師兩派譜傳，俱按往造舊典，茲再逐一錄出附後，呈似儒禪宗匠，幸搜原本共證，非余杜撰，庶知述者苦心云。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郎平章事荊南節度使丘公玄素為天王悟撰碑銘，出北藏佛祖通載。唐協律郎符公載所撰天皇悟碑銘，亦佛祖通載所出也。其通載梵本計卷三十有六，久入北京　皇藏我字函中。元朝華亭念常禪師所集之書，歷今幾四百年矣。若唐聞人歸登所製南嶽讓禪師碑，中列法孫數人，天王道悟其一也。至圭峰禪師答宰相裴公宗趣狀，列馬祖法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及權德輿氏撰馬祖塔銘，載弟子慧海、智藏等十一人，道悟在焉。乃若歷代帝王稽古略，其書編為四大卷，載天王、天皇兩支，明白詳盡，出第三卷三十四葉中。迨趙宋佛國白禪師修續燈錄，計梵本三十六卷，敘雪竇顯為馬祖九世孫，益知雲門一宗不屬曹洞派下無疑。如宋洪覺範禪師辨明天王、天皇兩支宗派，則林間錄上卷十三葉中燦然明備，亦北藏我字函所收者。更如祖源通要一書，編卷三十，亦載天王為馬祖之嗣，則有宋西余山拱辰禪師所集也。已上十種，或隱或顯，不少概見。若靈隱大川禪師之五燈會元，幾經翻刻，藍弦剎誦內註一篇，辨明天王、天皇兩派，確實雅馴。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他若人天眼目內載覺夢堂重較五家宗派序，并明天王、天皇兩支，又何詳引而博論也？事具五卷一十三葉中。嗣是宋尚書員外郎夏卿呂公之銘雪竇塔也，乃謂禪師諱重顯，馬祖九世孫，智門之法嗣。夫雪竇顯為馬祖九世孫，則雲門一

宗出自南嶽派下，夫復何疑？爰及張相國無盡議論宗派，皆稱道悟嗣馬祖，信從有徵也。且有擇法驗人不謬之語，更別出手眼矣。即雲壑心燈錄並如前製，天王歸入馬祖下。迄有明那羅延窟之汝稷瞿公所集指月錄三十卷，分清天王、天皇兩派，不差第九卷五十葉中，實詳且盡。後海昌宰官黎眉郭居士集教外別傳一十六卷，亦以天王系馬祖派下，證據頗詳，見本書第七卷首葉，雪嶠大師為之弁首。至我天童密老和尚直說內致司理海岸黃公書牘，辨論天王、天皇兩派，見于七卷一十三葉中。又判至公說所辨兩支，詳明顯著，附直說第八卷後也。復有禪燈世譜所編天王、天皇世系，較然詳具本書九卷中。又有福唐居士吳侗氏製祖師圖，亦收天王于馬派，盡皆百世同風未得。明孝廉大含王谷居士著有宗門正名錄，證辨兩家支派，發明宗旨，纖悉畢具，豈非年世逾邁，音徽如旦者歟？博雅君子觀之往古，驗之當世，述者之心庶有豸乎。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